

中国新闻★周刊 社会热点专辑

一夜性情

刘宁 田惠明 主编

文化艺术出版社

一夜性情

刘 宁 田惠明 主编

文化艺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夜性情/刘 宁, 田惠明主编.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1.9

ISBN 7-5039-2102-1

I. 一…… II. ①刘…②田… III. 新闻—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62038 号

一夜性情

主 编 刘 宁 田惠明

责任编辑 丁 晖 蒋爱虹

封面设计 海 冰 黄开毅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万泉寺甲 1 号 100073

网 址 <http://whysbook.yeah.net>

电子邮件 whyscbs@126.com

电 话 (010) 63457556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印刷二厂印刷

版 次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7.25

字 数 160 千字

书 号 ISBN 7-5039-2102-1/I·934

定 价 1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目 录

一夜性情 (1)

她找他。他找她。没有爱，只有性。一夜间肉体交锋，二人形同陌路。舶来品一夜情，正成为中国都市一个群体的生活状态。虽没有广泛蔓延，却已深刻冲击国人道德与性的观念。

- 一夜性情
- 爱和性可以分开？
- 现代人 灰色病
- 一夜性情 多种评说
- 数字一夜情

革命大院 (23)

“省委大院”、“县委大院”、“军队大院”、“部委大院”，大院是一个集体，但有时也像一个家族，它曾是小型的“共产主义雏形”，是计划经济的典型缩影，现在再来感受其中的文化，会让人产生许多联想，而如果说城市是乡土中国的特区，那么大院就是城市中的特区。

几十年如一日的大院今天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是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带来的结果。大院的变迁反映着时代的变迁，因此，借助观察最典型

的北京一些大院的过去和现在，也许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或多或少地领略到一些中国城市的现在和未来。

- 大院标准像
- 从大院到小区
- 从“共产主义”到初级阶段

国手下场 (46)

运动员从体育的竞技场上退下来，也就是下场以后，比赛的生涯结束了，但真正的人生旅程才刚刚开始。因此，与其说是下场，不如说是换场。

很显然，明星的退役和其他人的“复员”结果并不一样，国手下场以后，很多人前程依然辉煌，当然，这跟时代有关，跟比赛成绩有关，也跟个人的能力和机遇有关……

竞技体育在中国，从来都不是个人行为，上场以后，他们是国家的象征；而下场以后，他们就有理由选择自我。

- 冠军情结商海难为
- 国手再就业
- 打死我也不退役
- 体育经纪人打造退役富翁
- 国外运动员退休之后

第二社会 (76)

这个“城市”的注册市民已有200多万，想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只需一部电话、一台电脑和一个调制解调器；17岁的“韦小宝”已在网上举行过好几次婚礼，已“娶”了好几个老婆了……虚拟世界带给人类的新冲击，让人不禁产生疑问：人类生存的第二社会已经出现了吗？

- 第二社会
- 交流第一
- 网虫梦幻
- 网络万恶？
- 数字第二社会
- 两种社会的比较

忠诚不再 (104)

虽然中国平安保险公司设立的“雇员忠诚险”已经存在12年，但是由于围绕该险种的纠纷不断，法庭胜诉率低，同时，目前社会从业人员流动率高达15%，员工对雇主的“忠诚”已经被认为是机会成本太高的奢侈品。

- 忠诚不再
- 我炒了十个老板
- 心不累的日本和累心的中国

心归别处 (127)

作家王力雄曾把旅游的人分成三种：人在路

上；心在路上；神在路上。

随着交通的日益便利，假期的逐步增多，越来越多的人跟着旅行团，匆忙地穿梭于若干景点，走马观花，只为卯个到。

这些人大抵属于肉身上路。

另外一些旅游的热爱者、狂热者们，定点定时就要出门，虽然身处写字楼办公室内，可心已经上路了。

还有一些城市人，每年就像候鸟南飞，就像上了弦的闹钟，他们知道自己该上路了，一切都是那么自然。不为任何目的，但心中都存有一份执着，对过去、对现在、对未来。

给心找个家，对现代的都市人来讲，是份奢求。对这些游走的人来说，似乎是本能。

他们从肉体的故乡上路，抵达心灵的故乡，并且已经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

因为“神”在路上，指引他们抵达另外一种境界。

- 西藏行：没有目的和期待
- 盲目游荡
- 寻找敬畏感
- 忧郁的魅力
- 天生的行者

我是憔悴 (151)

我是“憔悴”，我怕谁？我谁都怕，因为生活越来越不容易。

为房子、车子、票子、妻子、孩子，他们变得非常功利，为伊消得人憔悴；社会的急剧变幻与生存的巨大压力，使他们心理过早地老化，十有八九处于亚健康状态；他们总是感慨：为什么生活总是如此地憔悴与焦虑？

历史上有“革青”、“愤青”、“文青”之分，倘若以此把如今的年轻人加以区分的话，可以称之为“憔青”。

- 我是憔青
- 无聊成性
- 彷徨无度
- 变生憔 累生悴
- “憔青”症候
- 憔青：亚健康一代

无名六 (179)

幻想的气质，天生的距离感，极度矛盾，表达不清，观望的生活态度，天然的感伤……在深沉的老三届与张扬的新人类之间，他们存在的惟一标志就仅仅因为出生在60年代，而不是因为别的才让人惦记。

- 无名六〇
- 自傲 自恋 自怜
- 一个出生的符号
- 文化领域的主角
- 同代人的精神分化

有人说，韩流正有取代欧美、日本在中国流行文化地位之趋势。或许，这并非危言耸听。当韩国以本土文化为原料，借欧美调味酱烘制出一只只美味面包之后，具有巨大虚空的中国流行文化不由自主地为之倾倒。

- 韩流冲击中国
- 韩流先遣军
- 韩流填补文化空洞
- 韩潮袭来 冰河解冻？

—
夜
性
情

—
夜
性
情

一夜性情

她找他。他找她。没有爱，只有性。一夜肉体交锋，二人形同陌路。舶来品一夜情，正成为中国都市一个群体的生活状态。虽没有广泛蔓延，却已深刻冲击国人道德与性的观念。

一夜性情

“你成年了，有性的需要，但不可能很容易找到理想的爱人，怎么办？”

“一夜情或者更符合人性。”这种典型观点正在中国的一夜情经历者中广泛地流传。“当然，它不能作为性乱的理由。”用各色神情谈论这个话题的人往往会漫不经心但很恰到好处地补充这一句。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一夜情变得既时髦又泛滥——在媒体和很多人的谈话中出现的频率日渐增多。有着剔除相同信息功能的网络搜索引擎 GOOGLE，可以提供将近 6 万条有关一夜情的信息。

事实上，有着一夜情经历的中国人也在迅速增加。在北京白领聚集的办公室里，如果谈论起一夜情，大家几乎都能举出身边朋友或者道听途说的实例。



伊丽人网站情感频道的编辑李女士说，一夜情并不是新现象，新的是“一夜情”的称谓。

浪漫的人认为一夜情认识的途径可以是任何时候、任何场所，是不经意间的“致命邂逅”。

但中国现实中的很多一夜情却是刻意而为。结识一夜情对象的场所通常是在带点迷离和暧昧味道的酒吧、迪厅、单身俱乐部，这些场所有备而来的人更多，因此更易有的放矢。

在中国投资银行北京某分支机构工作的林先生说，其实机会会有很多：聚会、飞机上、旅游团里。这位 33 岁的男士属于大多数异性喜欢的那种类型——聪明、坦率、风趣、外表干练，典型的白领。

当然，像他这样交际广泛的中国人毕竟不是多数。

网络背后

城市里面的一夜情在中国互联网拥有 2000 多万用户后迅猛发展。

一位家在东北但在北京做生意的男士坦称，有多次一夜情经历。他的基本情况是：35 岁，已婚，但两地分居。他的方式也很简单：通过网络。

他的工作离不开电脑，工作的同时可以顺带网上聊天。他几乎天天出现在新浪聊天室的“性感地带”里，他说自己不怎么主动，有人打招呼，他就接茬儿，颇有点守株待兔的味道。“到这儿聊天的人相当一部分带着目的性，不是面对面，沟通起来更直接、更无顾忌。”

他印象深的是一位女老板：“在她家里。看上去她挺寂寞，因为在公司里她必须保持威严。她后来又找过我第二次。”另一个给他留下印象的是一个漂亮的年轻女孩子。

这位东北男士虽然不招人讨厌，可也相貌一般，显然在公众场所发生艳遇的可能性不大。

据网易广东站调查统计，中国人发生一夜情的认识途径有 34.6% 是通过网络，24.4% 是通过网站的聊天室。

大多数商业网站都设有聊天室，通常情况下，聊天室里的“成人话题”总是人气最旺，周末更是保持“客满”状态。甚至有专门网站为陌生男女提供网上相识的场所，比如“中国爱线”。

新兴的网络成了人们交往的另一种媒介，特点是：更隐蔽、更自由，也更加肆无忌惮，人们可以目的明确、单刀直入。

社会学家李银河说，相对于比较传统的结识途径，比如酒吧、单身俱乐部，网络是一种新的方式。此外，网络本身对人在文化层次和社会地位方面有一种无形的筛选——并不是人人都经常上网，通过网络有可能更容易找到与自己层次接近的人。

群体：模糊但存在

有多少人经历过一夜情，他们都是些什么人，这在中国也许永远是一个谜。

“没有人能说清楚，如果把他们称为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应该是散漫和离心的，职业、年龄，这些都很难确定。你不能说某种职业或某个年龄段的人更容易经历一夜情。”伊丽人网站编辑李女士认为这个人群是无法框定的，他们不过是些普通人，甚至面目模糊的人，既不高尚、也不更加低俗，在某个自然而然的时刻，事情没有准备地就发生了。

但是“机会不会青睐那些没有准备的人”，一夜情对那些观念保守的人士来说仍然是不可思议的。

性学家刘达临认为人们在性观念、性行为方面的开放，一个重要因素是改革开放之后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

生活在大城市里、消费着网络文化的年轻人显然会受到更多的影响。因此，有人认为这个群体中发生一夜情的几率更高。

此外，单身和晚婚现象的增多，也使一夜情的发生有了更现实的理由。上海人口情报研究中心关于上海婚姻演

化的一组数据显示，1980年结婚人数为18万对；1990年为12万对；1997年为10万对。无论男性或女性，晚婚和单身已是普遍现象。

通过对网民整体情况的观察，也许约略可以获得一夜情者的一些信息。据零点调查公司2000年8月的调查结果，中国互联网主流用户的明显特征是：30岁以下；高中或大学教育；中高层次个人收入；学生、自由职业者、合资企业管理人员、国家机关干部和办公室职员。在聊天室聊天是最高端的5个互联网用途中的一个。另外，在大城市，触网率是29.9%，高于中等城市25.3%的触网率；在不同的家庭结构中，独居者拥有最高的触网率，高达5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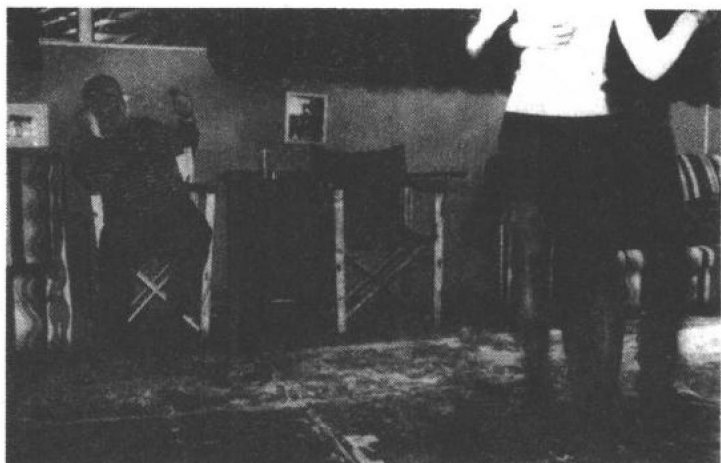


一夜情：不谈爱情。

图/姜晓明

一
夜
性
情

一
夜
性
情



看似娱乐，实为放纵。

图/杜英男

爱和性可以分开？

英语世界里的一夜情 One Night Stand，通常发生在两个陌生人之间，短暂的亲密接触，无须了解，也无须责任。

在中文世界里，一夜情最确切的解释应当是：一夜性。

在北京市海淀区做计算机维护工作的李姓男士，无论从衣着还是神态都带着点学生的憋气，但 29 岁的他观念

一点也不“愁”：对一个女孩有感觉也得从性开始，典型的因性而爱。

“我就是花心。感情和性虽然不能截然分开，但还是有所区分。何况感情也会发生变化，世上没有永恒，如果非要寻求永恒，变化是惟一的永恒。”在银行工作的林先生对他次数不少的一夜情经历相当坦然。这位未婚男士对婚姻的理解也颇有代表性：“配偶只是搭伙过日子的人。”

剥离感情

虽然没有人认为“一夜情”包含多少情的成分，但是短暂的、通常发生在陌生人之间的性行为还是被中国人冠以“情”的称谓。

有人甚至做了如下分析：“一夜情”是一个典型的修辞阴谋——“首先，它把中心词偷梁换柱，以‘情’代‘性’，只意会，不言传；尔后，又以一个量词对离经叛道做了数量上的轻描淡写；尤为阴险的是将时间概念‘夜’，置于阅读与朗读的中心位置，含蓄抒情的成分激发着潜藏的浪漫想象。一个词的能指和所指，经如此处理，质量膨化，意象朦胧……”

中国人的词汇在审美上总是含蓄的，但是并不影响现代人行事越来越直接的特点。

在记者接触的的几位一夜情亲历者中，爱和性可以分开是他们的共识。

在北京一家科研院所工作的赵先生今年 25 岁，经历过几次一夜情，他的观点赤裸裸地让传统人士感到心惊：我

想在结婚前经历不同类型的女人。“这不影响今后的结婚，将来我一样会为婚姻负责。”他的补充还是让人半信半疑。

网络上流传的一位电脑工程师的自白，估计会让大部分一夜情经历者产生共鸣：

“我只会与两类人做爱，一种是自己非常喜欢的，那是想将来成为老婆的；另一种完全陌生的人，一晚的发泄之后，以后也不希望会在街上再碰见。我一定不会选一些一直认识但又没有发展爱情的所谓朋友，因为一夜过后，要解决的问题会很多。”

虽然没有确切的科学依据证明，不加节制的性会让人对爱情的敏感度降低，但还是有人认为，性与爱处于一种此长彼消的关系中：放纵性欲，爱就贬值；性欲被禁，爱情反而增加。

天津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的石先生，刚以50万资金在北京注册了一家公司，刚刚起步的事业是这位27岁的年轻人生活的重心。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换了几任女朋友，当然或者是他无意于谈起，总之其中不乏一夜情。2001年3月来北京之前，他同交往了3个月的女友轻松分手。“没有爱情，除了我的初恋。”他的初恋发生在中学时代。

有西方学者总结说：“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希望拥有爱而避免肌肤上的交欢，而现代人则希冀肌肤上的交欢而避免陷入恋爱。”